

# 《來了！來了！從高山上重重地落下來了！》（修改版）

## 劇本說明與演出建議：

（一）空間：舞台盡可能地簡潔，沒有任何實體道具，只有簡單的 Cube。對話或指示中所提到的木材或棍棒等等，只是為了讓導演與演員明白當下可能的意象為何。去掉任何可能造成「異國風情」的道具，簡潔、中性就好，讓表演者去賦予整個空間生命。表演者的身體就是畫面。

（二）聽覺：那些不明所以的「母音」才是吟唱所在的生命，不要炫技或是去找什麼歌詞意義，只是好好地練習好好地唱，注意發聲的位置，於是某天晚上你就會唱出「自己的聲響」。不要直接挪用他人先古留下的古調，因為祂不需要在這裡被唱出來，祂有屬於自己的地方。而你或我也有自己的路，回家的路：「歌乃入神的上道。」恩布提人這樣說著。

（三）服裝：中性為佳。即使劇本中不斷顯現原住民的意象，但那也只是我們的刻板印象在心裡作祟，不要把它看成是「異國情調」，也就是不要把自己與它拉得那麼遠，你就是它，它就是你。簡言之，不要廉價地挪移政治正確的象徵服飾到台上。

（四）舞台指示：台灣是邊陲，劇場是邊陲中的邊陲，劇作家更是邊陲中的邊陲的邊陲。所以不用特意按照舞台指示——當然，我知道你本來也不打算遵守啦——「舞台指示」，我更願意稱它為「關係線索」，那些過於細瑣的舞台指示，全都指向表演者之間的關係，空間中的關係，誰的權力弱誰的權力強，誰現在擁有話語權……等等。讓語言與身體離異，嘴巴說著我愛你，手卻往你的臉上打去，這樣矛盾的狀態，會讓表演者更容易產生清晰可見的「脈動（Impulse）」。那些「關係線索」在實際搬演上並不重要，只是給導演和表演者作為分析時的依據。劇作家十分樂見導演將整個空間變得更有生機，感謝！

（五）其他：身體動作在劇本中分成有機與無機。建議用個別即興的方式，配合大量的排練時間，去熬出有機的身體脈動。至於無機的身體請務必要用「大腦編舞」，因為那樣真的可以很無機。

最後，非常感謝您願意聽（看）完上面這些，這些看似「道德訓誡的教條」，其實完全不是那個意思。沒有人有資格向你或是任何人說教，這只是我發自內心把最真誠的感受告訴你，毫不遮掩隱藏地告訴你。期待我們能夠在這「節日」中，真誠地與彼此「相遇」。

# 《來了！來了！從高山上重重地落下來了！》（修改版）

（舞台簡潔，只有簡單的 Cube 與角材等，作為各物件象徵，由演員賦予物件當下的意象）  
（燈亮）

（四名表演者：A、B、C、D，流散於空間之中）

C：在很久很久以前。

D：或很久很久以後。

C：在我們村落的北方。

A：在北方。

D：有一座高山。

B：一座高山。

A：山上有兩個老人，每當秋風吹起月亮肥圓之時，整座高山就會歌舞。

B：樹木歌舞鳥兒歌舞。

A：果子歌舞花兒歌舞。

C：兩個老人帶著他們，唱了好久，跳了好久。

D：太陽升起落下，月亮升起落下。

C：太陽又升起又落下，月亮又升起又落下。

A、B：重複。重複。重複。

C：直到肥肥的月亮消了氣，消成了彎彎的弦月。

D：歌舞停止，整座高山安靜了下來。

A：天上有東西落下，有肉有米有酒。

B：落下來的肉落下來的米，落下來的酒，佈滿了整座高山。

C：拙於耕種的我們。

D：一年四季乾旱無雨。

C：乾旱無雨。永遠得不到溫飽，只能勉強度日。

D：常有村民因飢餓而死。

全體：（重物落地聲）咚嚨！

A、B：（兩人倒地）啊！

D：怎麼了？

C：是哪裡？

D：你看！

C：是北方。

D：是北方的高山。

A：一棵巨木從高山上倒下。

B：倒在我們村落的正中央。

C：幾個村民被壓死了，鮮紅的血從鮮綠的樹頂下流出。

D：大家被嚇得說不出話。

A、B：（一躍起身）兩個小小的老人從樹頂走出來。

C：他們好老好老。

D：好老好老，好溫暖。

B：我們來這，是為了把古老的儀式教給你們，使你們免於挨餓，使生活無慮。

A：你們要帶著敬畏的心來學習、工作，千萬不能更改任何一個部分。我們會把儀式要準備的東西告訴你們。記得，千萬不能更改任何一個部分。

B：不然，前所未見的災難將會降臨在這。

A：在你們身上。

(A、B吟唱，C、D隨後加入)

(四人將重心壓到最低，屈膝前進，形成一循環圓圈)

(舞台上方的貓道灑下稻穀，像是下雪)

(約一分鐘後(時間由導演斟酌)，圓圈停止，四人停下動作)

C：從此，飢荒不再，天上降下我們所需。

D：從此，我們得以生存，生活無憂無慮。

A、B：而那被巨木與老人壓死的。

C：其中一個，是我的父親。

D：另外一個，是我的母親。

(燈暗)

(雷聲)

(燈亮)

(C、D收拾地上稻穀，A、B於舞台中央)

B：如何？

A：不錯這個故事我喜歡，把我們村落那種異國的神秘風味都做出來了。

B：謝謝老闆！這個故事的原型是參照……

A：但我覺得還可以再多一點，再多講一些我們村落跟老人的愛恨情仇，復仇啊戀愛啊什麼的。哦對！還要提到我們賣的東西，像是酒、動物、植物，還有我們的衣服。

B：好的老闆！我回去修改完後立刻給您。

A：你們幾個趕緊把這裡收拾一下，我們馬上開始開會。(對B)今晚給我可以嗎？

B：可以！

(A、B往上舞台走去；C、D持續清掃稻穀)

(B在移動的過程中慢慢將身體變化為老人狀態，像是先前繞圈的姿態，走得很慢)

(A在以下的對白當中，感覺像是衝著B而說的，A攻擊B)

D：這裡是辦公室，很大的辦公室。桌上擺滿了各種植物。

C：蛇、老鼠、麻雀、山豬，一大堆動物。

A：今年的儀式我們要擴大辦理。

D：村落下起了大雨，這是不曾見過的。因為我們全年無雨，乾旱四季。

C：暴雨和閃電持續了一個星期。下午三點的窗外，灰濛濛的，只能勉強看見對面的山頭。

A：釀酒廠那邊準備好了嗎？上次比例沒有抓好，成本超過預期想像，這次要把水的比例提高知道嗎？記得跟山下的供水商進貨。

D：但下不下雨其實也不是那麼重要，只要從山下接水過來就好。

C：我想起村落的傳說。老人的儀式是為了祈雨，祈禱天上降下食物與酒水的雨。

D：老闆與大家交代事情，關於祭典的事情。

A：植物的採集遇到了困難，植物廠工人的速度也要加快。  
D：村落時不時地跳電，這導致了我們工作的困難。  
C：我一直盯著窗外，卻什麼也沒看到，除了跟拳頭一樣大的雨水。沒有食物，沒有稻米。  
我看著遠方的山頭。北方的高山。

( B 走上上舞台的 Cube )

( A 跟著上去，A 繞著 B 說話、持續攻擊他 )

C：山頭上好像有人？

A：動物廠的狀況呢？我們這次除了飲食部以外，還要增加寵物攤販。

D：我們在工廠裡生產所有祭典要用的物品。

C：四個發亮的圓圈看向我們，好亮好亮。

D：釀酒廠、動物廠、植物廠、服裝廠。

A：你先和隔壁村的人拿貨，到時我們賣的價錢再提高就好了。

( B 狠狠踩了下 Cube )

( 燈暗 )

( B 的眼睛發出亮光，盯向觀眾席 )

D：啊！

C：停電了。那四個圓圈原來是兩雙眼睛。

A：別大驚小怪的只是跳電，又不是第一次。

( 燈亮 )

( A 往 C、D 走去，攻擊他們 )

A：服裝速度也要加快，現在削價競爭很激烈。

C：電力恢復了。是那兩個老人！他們站在山頂上做什麼？

D：影音資料、渡假村、廣告宣傳、競選團隊。

A：趕緊搶下這波訂單，不需要用太好的布料，我們又不是在做慈善事業！

D：看的出來我們是一間規模不小的公司吧？它養活了所有留在這偏僻小村的村民。

A：昨天有一群學者訂了大量 CD 與 DVD，叫光碟廠那邊也趕緊出貨。

( B 跳到 Cube 後面，他躲著 )

( B 拍打 Cube，製造閃電的重擊聲 )

C：烏雲密布，我看不見老人。食物依然沒有從天上落下。一道閃電劈落。

A：渡假村的訂位已經滿了，去問問隔壁村還有沒有帳篷可以借，後山那片樹林把它砍掉，空出來的位子就可以搭帳篷啦。

D：整個村落將儀式做為生財工具，無論樂意與否，我們都這麼做了。為了繼續生存，只好這樣。

A：幫我打給剛剛那個誰誰誰，叫他順便擬一份廣告宣傳的收費表給我。

C：閃電五秒劈落一次，每五秒我就看見老人一次。他們往這裡走來。

( B 推著 Cube 往下舞台移動 )

A：下個月要選舉了，附近有幾個議員要來說話，麥克風跟布條要事先準備。

D：這樣做好嗎？我不知道。但如果不這樣做我們會餓死嗎？我想是會的。

C：暴雨不停、雷電交加，我想他們應該是生氣了。

A：儀式前的表演團體還沒找到？嗯，我晚點打給校長叫他從國小拉幾個小朋友來表演。蛤什麼？你說打雷下雨怎麼辦？

D：蓋遮雨棚啊！裝避雷針啊！老闆這樣跟我們說。

A：這不就解決了嘛！那個遊覽車上山當然要給我們錢啊！你叫他們聯絡交通管制的負責人。

C：老人走到了山腰，盯著我們，盯著我。

B：盯著你。

( B 用雙手拍打 Cube，發出極大的聲響 )

( 燈暗 )

D：啊！

C：又停電了。

A：不要再叫了！大型遊覽車我們一台收費……

全體：( 眾人原地重踏 ) BOMB！

D：閃電劈在釀酒廠上，避雷針被劈爛了。

A：我們的工廠，就這樣沒了！

C：爆炸聲轟然作響。

A：先趕快叫所有人撤離。

D：酒桶碎片噴得到處都是，其中幾個飛到了辦公室的屋頂。

A：你先趕緊去找緊急電源。( 打開廣播 ) 喂？各位親愛的村民……

( B 已經將 Cube 推到了舞台中央，他吟唱 )

C、D：老闆？

( 停頓，歌聲持續 )

A：我沒有唱歌阿……

( B 的燈區漸亮 )

( A 在舞台上亂竄，時不時地進入光區 )

( 速度漸快 )

D：這古老的歌聲，我從沒聽過。

C：陌生又熟悉的歌聲，充滿了整個村落。

A：釀酒廠、動物廠、植物廠、服裝廠。

C：閃電的轟隆、古老的祭歌、人們的尖叫吶喊。村落瞬間成了音樂廳，而神靈是指揮家，在山腰上的老人只是看著聽著，像深陷在椅背裡的觀眾。

A：渡假村、祭場、遮雨棚、避雷針。

D：風雨太大了，天花板開始漏水，雨水滴在我的臉上，白白的。  
C：白白的雨，嚐起來甜甜的。  
A：通通都沒了。為什麼有酒的味道？  
D：我張嘴喝下白白的雨水，混雜酒的雨水。  
C：所有的衣服都燒成了焦黑，大火在暴雨中持續擴大。  
D：穀倉被炸得稀巴爛，穀物被閃電拋上天空，隨後落下。  
C：動物們被轟成碎塊，血肉混雜在暴雨之間，落在祭場上。  
A：媽的！緊急電源到底在哪？  
D：酒精帶領火焰擴張，一路向我們燒來。所有的防護措施都毀了。

(A用雙手拍向B所在的Cube)  
(燈光快速轉換)

C：終於，燈來了。  
全體：(眾人原地重踏) BOMB！

(A、C、D瞬間倒下)  
(B慢慢走回上舞台)  
(C、D勉強撐起身，行動困難)

C：我記不得閃電劈落後的事情，但我記得閃電是落在老闆身上的……妳看……  
D：怎麼會……  
C：原先面對高山的落地窗被劈成兩半，形成一道足夠讓兩人並肩走過的裂縫。  
D：風雨停止了。  
C：大火熄滅了。  
D：但我動彈不得。你能動嗎？  
C：我動不了。  
D：我也是。接著是一陣靜默，因為我們被嚇壞了。  
C：我趴在原地，盡可能地環視整個空間。我在桌上看見老闆的左半身。  
D：在廁所前看見老闆的右半身。有……一、二……  
C：四根手指與兩根腳趾，平均地黏在落地窗的左邊與右邊。

(A起身，他扮演走來的老人)  
(A往下舞台(C、D之處)移動)  
(B上到上舞台的Cube)

D：有一個老人杵著拐杖，往我們這裡走來。  
C：另一個老人留在山上，他揮舞著手中的拐杖。  
B：倖存的動物啊！回來吧！帶著植物與農作物回來吧！  
C：麻雀從動物廠裡飛出，帶著植物廠的所有，往老人飛去。老鼠叼著釀酒廠尚未燒毀的小米，也往老人奔去。  
D：老人很矮，連我的腰部都不到。  
B：回來吧，回到屬於你們的地方吧。  
C：所有的動物往山上奔去。但我依然無法動彈。

D：老人穿過落地窗的裂縫，走到我們面前。  
C：我看著他，有一股說不上的感覺，不是讓人害怕的感覺。  
A：被樹林圈養，祂在北方。  
D：什麼意思？  
C：我不知道。

（靜默）

A：野獸，很安靜。  
B：沉默。  
A：侵略不再，世外桃源桃源世外。  
B：沒有打擾。  
A：炭火黑的皮膚，足歲嬰兒的身高。  
B：繞著圓圈歌舞。  
A：食物從天落下，布料長在樹上。  
B：不愁吃不愁穿。  
A：祂化身為人的形象，在那裡，在北方。  
B：去，去將祂請回。  
A：延續還是滅亡，在祂手上。  
B：去，去去，去將祂請回。  
A：在祂手上。  
B：將，祂，請，回。

（A、B齊聲呼叫，燈光爆閃）

（A、B倒在地板上，一動也不動）

D：落地窗……  
C：裂縫不見了。  
D：太奇怪了。是夢嗎？老闆呢？  
C：不見了，他不在桌上，也不在廁所前。  
D：我記得我們剛在這與老闆談事情，然後停電，而且外面還不停打雷。  
C：對，我記得所有的工廠都被燒……毀了。

（D走到C身旁）

D：看來，這不只是夢。  
C：對，呃不，那老闆人呢？  
D：可是那些工廠……  
C：工廠被燒毀，但老闆不在……  
D：我先回家一下。  
C：怎麼了？  
D：我回去看看我媽現在如何。  
C：好！我們晚點再碰面。

(C、D分別到A、B身旁)

(以下兩人動作同步：快步進入停下、側耳去聽呼吸、試圖將人抬起，但失敗、退一步，C拍手D大叫、打電話、放下電話)

C：家裡沒有任何聲音，我看見父親倒在地板上。  
D：還有呼吸，但是很微弱，幾乎察覺不到。  
C：我用盡全身力氣也無法將父親抬起，好重好重。  
D：(大叫)媽！像是熊進入了冬眠。  
C：我拿起電話播給醫院。  
D：嘟、嘟、嘟……  
C：沒有訊號。  
D：再播一次。  
C：嘟……  
D：沒有訊號。我看見窗外被閃電劈爛的電線桿。  
C：放下電話。沉默。  
D：淚腺因為刺激過大而故障了。沉默。  
C：(大叫)爸！依然沒有反應。

(C、D癱坐在地)

A、B：鈴鈴鈴、鈴鈴鈴。

(C、D分別抓起A、B的手，當作是電話)

C、D：喂？  
A：在北方。  
B：被樹林圈養的世外桃源。  
C、D：你是誰？  
A：足歲嬰兒的身高。  
B：炭火黑的皮膚。  
C：你聽得到我說的話嗎？  
A：繞成圓圈歌舞。  
B：不愁吃穿。  
D：您能幫助我嗎？  
A：去將祂請回。  
B：去將祂請回。  
C：您是在山上的老人嗎？

(靜默)

(燈光漸漸轉換)

(A、B發出母音吟唱，形成泛音效果，與開頭的旋律不太一樣)

(A、B兩人舞蹈)

(C、D負責發出聲響與控制節奏，拍打地板或是原地踏步等等)



(舞蹈從緩慢、有機的身體，漸轉為機械、快速且無機的重複動作，動作使人聯想到現當代的工業與科技之意象)

(A、B慢慢形成圓圈)

(C、D停下。兩人位置偏下舞台)

(A、B的動作從快速重複，變為緩慢重複，繞著圓圈，他們的動作依然會使人聯想到現當代的工業與科技之意象，只是速度變慢了，看起來更有儀式性)

(A、B聲音停止，但繞圈依舊)

D：當晚，我們在祭場集合，從村裡往北方走，路邊躺著焦黑的樹木以及坍塌的土石，時常會有猛獸經過。他是村落裡最強壯英勇的獵人，他可以空手抓麻雀，用木棒打死山豬。路上，我們遇見一頭兇猛的熊，牠朝我們衝來（B扮演熊，他脫離圓圈）他將我扛起，用獵豹般的速度把我帶到安全的地方。熊追了過來，但是他並不害怕，他拾起身旁的木棒，與熊正面對打。熊的身體很堅硬，木棒起不了什麼作用，他拿起身旁的石頭，緊緊地握在手上。熊衝了過來，他突然躺下，熊來不及反應，停在他的上方環顧。他用手中的石頭狠狠打向熊的下體，血流如注。（B倒地）他趕在熊倒下之前抽身出來。一場漂亮的勝仗。我們在附近紮營，他將雜草清理將篝火生起。就算村裡的人經常質疑他的血統，但對我來說，他是最英勇的獵人。

(B倒地後回到上舞台坐下，側背對觀眾凝視遠方)

(B與A毫無互動)

(C與D在以下敘述中越靠越近，很曖昧的距離)

C：我受傷了，與熊對打時受的傷。手掌因為緊握著石頭而流血，還有多處被熊掌攻擊的地方，血流不止。她是村落裡最優秀的醫生，她知道所有植物與藥草所能夠產生的效果。她在營地附近找了幾片對我來說一模一樣的葉子，搓搓揉揉，將汁液擠在我的傷口上，應該是在消毒吧？之後，她撕下衣服的邊角替我包紮。很神奇的，我的傷口不再流血，疼痛也消失了。真不愧是巫師的女兒。她的腿，看起來真美。

(C、D面對面相視，距離只有半顆拳頭)

(C、D做出類似接觸即興的身體，但沒有碰到對方)

(A繼續發出母音吟唱)

(C、D兩人彈開，一躍起身)

(燈光轉換)

C：中午。吟唱的聲音將我們喚醒，雖然這並不完全像是老人所唱的歌，但也有股吸引人的力量。我們快步往聲音的方向奔去。

(B發出狂風暴雨的聲音)

D：狂風暴雨如同鬼魅一般出現，我們隨手拿起身旁的樹葉遮雨。突然，我們看見了一座森林，綠油油的森林。

C：這座森林像是真空的一樣，完全無視狂風暴雨的侵襲，我隱約看見有一層防護罩頂在整座森林之上。

D：我們跑進森林裡，風雨沒有停止，但也與我們無關了。在這裡，狂風變成微風，暴雨沿著樹頂滑落而沒有滲透進來。

( B 停止風雨聲音。 B 低鳴 )

C：我轉身一看，是一頭熊！牠與上次那隻熊長是同一種類的，天性兇殘。

( C 護著 D )

( B 轉過身看向 C、D，B 微笑，然後又轉回去 )

D：牠……是不是沒有敵意啊？

C：嗯。真奇怪，這種類的熊天性很好鬥的阿。妳的腳還好嗎？

D：還好，只是拐了一下。

C：妳先坐著休息，我過去看看。

D：你……

C：有什麼事情妳就叫我，我會馬上回來。別擔心，只是一頭熊而已。

D：好吧……你自己小心。

( C 繞過 A，往 B 走去 )

C：……這頭熊完全沒有任何敵意，真是令人不解。

D：快來！

( C 至 D 身旁 )

C：怎麼了？

D：你看。

C：好多老鼠。( 抓起一隻又一隻，觀察 )

D：牠們，怎麼都不會叫？

C：我也不知道。這森林裡的動物還真奇怪，兇殘的熊很溫和，吵雜的老鼠很安靜。

D：這裡的植物也是，我剛剛摘下草藥想要揉揉傷口，才一拔下而已，它馬上又長了出來！

A：我們繞著圓圈，歌舞不斷。因為這樣才能製造防護罩，抵抗外力入侵。我們看見他們。

D：我們看見他們。

( A 在以下對話中持續繞圈，越蹲越低 )

( A 示意 C、D 加入圓圈 )

( D 加入圓圈，C 沒有加入只是遠遠地看著 B )

( A、D 一人順時針一人逆時針繞圈 )

A：有什麼事嗎？

C：他們的身高不是太矮。

D：但歌舞進行的時候他們總是深蹲到底，所以看起來還真是像個小嬰兒在爬行。

您好，我們是從南邊的村落過來的，我們需要你們的幫助。

A：幫助？什麼樣的幫助？

C：他在回應時並沒有中斷歌舞的進行，他一邊做，一邊回答我們。

D：是這樣的——說來您可能不相信——我們的村落受到了詛咒。前天下午，天空落下好幾道閃電，我們的村落被摧毀，村民們不是死亡就是昏迷。可是我們的村落是四季無雨的乾旱……

A：有個老人叫你們來北方尋求幫助，對嗎？

D：對。

(D起身)

D：您怎麼會知道？

(A示意D蹲低，D照做)

(兩人繼續蹲低繞圈)

C：這村落房屋的外型很特別。讓人想起曾經在電影裡看過的太空船，一艘艘的太空，哦不，一棟棟的太空船停降在這裡。像是一群被迫停飛的太空旅行者，或是掠奪者。

B：木頭變成了鈦合金。石板變成了高強度聚乙烯。

C：有一個老人坐著，他沒有加入舞圈，只是坐在一張原木椅上。看起來好小一個，讓我想起山上的老人們。

A：……我們這裡也曾經遇過這樣的事。

D：那真是太不幸了……所以你們也一樣被指示往北方尋求救援嗎？

他站在一旁不說話，只是一直看向遠方，遠方有一座高山，是連森林也擋不住的高山。

B：得以延續的所有都變得更輕，得以延續的所有都變得更重。

C：那個老人看著高山，我也看著高山。不曉得他是不是從那裡來的？

A：很好，一切都很好。因為我們遇到了專家。

D：專家？

他持續凝望高山。舞圈持續進行。他們的歌聲很耳熟，像是村落裡工廠機械的運轉聲響。

(A、D蹲得不能再低，看起來十分辛苦)

B：第二隻鳥死掉了，負責旁觀的鳥死掉了，因為這裡根本沒有他的生存空間，就算他只是想要站在岸邊觀看也不行，在這裡，他必須得死。而負責啄食的鳥，第一隻鳥。他壯大壯大再壯大，變得肥肥胖胖。

C：他駝著身體，古老的身體，不是衰老的身體，是古老的身體。皺紋在他的臉上擴散繁殖，但那不是寄生，而是智慧過量的副作用。

B：肥胖到不能飛翔，連輕輕跳躍都顯得困難。

A：他把死掉的村民復活，昏迷的讓他清醒。他還幫我們重建家園呢！

D：真的嘛！那請問這位專家現在在哪裡呢？

A：他應該在屋裡休息，我去幫你找找。

D：真是太感謝您了！

(A、D從深蹲動作中起來)

(A的起身動作非常緩慢，看得出來很痛苦)

(D到C身旁)

D：你還好嗎？

C：啊？哦，我沒事。

D：村民說這裡有一位專家可以幫助我們，他可以讓所有的人復活，並且重建我們的家園。  
但我還是覺得哪裡怪怪的。

C：是嗎？太好了。

（停頓）

D：你在看什麼？

C：沒什麼。只是一個老人。

D：老人？哪一個？

C：坐在原木椅上那個。

D：原木椅？……我什麼都沒看見啊？我說，那個專家不知道是什麼來歷，但卻願意……

（A終於站起，隨後立刻跌倒）

（燈光轉換）

A：BOMB！

B：鳥兒的雙腳再也無法承受，斷掉了。

D：您還好嗎？

A：沒事沒事！只是跌了一跤。等我一下啊！

（A再試圖站起，看起來非常困難）

B：腳的骨頭刺進他肥胖的身體裡，小小的五臟廟被穿破，心肝脾肺腎，從他的嘴中噴出。  
鳥兒用嘴巴把骨頭抽出。失去雙腳的他攤在心肝脾肺腎的旁邊，執行他必須要執行的責任，啄食。就算被啄食的是自己，也得啄食。因為這是他的宿命，他自己選擇的宿命。

（A站起，舒展身體）

（A朝D笑了笑，出場）

（B轉身與C對視，B朝C笑了笑）

（B向場外走去）

C：自己選擇的宿命……

D：什麼？

C：……沒事。

D：真的沒事？

C：沒事。

D：好吧。

C：嗯。

D：……我真的沒有看見任何坐下的老人……

C：嗯，我也是。

(C、D 看向觀眾席)

(靜默)

(B 接近舞台邊緣時，A 換完衣服上場)

(A 跳到 B 身上)

(A、B 吟唱母音。兩人不知為何永遠無法達成和諧的聲音)

(A 逐漸將 B 吃掉，將 B 包覆在自己的體內)

(B 的聲音漸轉微弱，但不停止。)

(以下，A 在說話時與 B 持續互動)

(A 在 B 的身上，像是操偶師弄著木偶。A 不看向 C、D，他將注意集中在 B 身上)

A：(有些 Physco 地) 你們好啊，我是專家，專家是我，哈哈。身在北方的專家。

D：專家您好。

C：專家您好。

A：好好好，你們很幸運地找到了我。從今天開始，所有的不好都會變好，好的會變得更好，哈哈。

D：我們希望您能夠……

A：幫助、救援、重生，對吧？

D：是的。

A：剛剛那位朋友已經告訴我你們的狀況了，不必擔心，專家我會帶你們渡過難關。朋友們，帶路吧。

C：好，那我們這邊請……

A：哦對！你們知道規矩嗎？

D：規矩？什麼樣的規矩？

A：其實也沒什麼。等價交換。

D：等價？

C：交換？

B：等價交換。

(A 將 B 的嘴巴捂上)

A：沒錯！舉個例子來說，像是……大吃大喝交換身材肥胖或是，一夜激情交換終生負擔……諸如此類等等。

D：明白了……

C：呃？

A：嗯？有問題嗎？

C：沒事。這邊請。

A：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有問題就提出來，或是慢慢想清楚也沒關係。反正我們還有……一天的時間。

C：什麼意思？

A：哦！啊！你們還不知道對嗎？嗯，肯定是的。畢竟沒有人和你們說嘛哈哈。神靈在憤怒中劈下閃電，這樣子的情況，通常會引起人們進入假死的狀態，暫時的假死狀態。只要時間到了，假死的人們就會回家。回去哪裡呢？我不曉得，要看個人造化，天上或地下

都有可能，總之，不會是這裡。根據我過往處理的案例的數據顯示，這些假死的人會在假死的第二天，也就是四十八小時後進入下一個階段。真死。我剛剛算了一下哦……

D：事情發生在昨天下午，晚上我們在路上睡了一晚，今天中午趕到這裡來……

C：而現在已經是下午了。

A：所以還剩下一整天的時間，二十四個小時。嗯，慢慢想吧。

D：我們沒有時間了。專家，請您跟我們走吧，拜託您。

A：在解決疑問之前，我是不會啟程的。

(停頓)

A：怎麼樣，獵人，你還有什麼問題嗎？

C：沒有……你怎麼知道我是？

A：一個有能力拯救你家園的人知道你是獵人，覺得很驚訝嗎？

C：……這邊請。

A：走吧。妳身為巫師的女兒，應該對於村落的滅絕與否感到特別緊張吧？

D：我……

A：只是好奇問問。走吧孩子們！

(A從B的身上下來，跳到C、D的身上)

A：走吧。

(燈暗)

(A、C、D依序排成一列，C在前頭領隊，C、D兩人原地踏步)

(A漫步於兩人之間)

(B在角落原地快速跑，準備衝出)

(燈亮)

B：BOMB！

(B往D衝來，當要碰到D之時，C、D動作變得緩慢，B也是)

(速度分為C、D最慢、B次慢、A不變)

(A到D身旁，把B扛起放到一旁)

(B撲空)

(B、C、D三人恢復正常速度)

(B在舞台邊緣繞著三人打轉。像是獵人盯緊獵物，等待最適當的下手時機)

(B往C或D衝去，重複多次)

(每當相撞即將發生時，三人便會轉換至最慢、次慢，A不變)

(A不疾不徐地把B抬來抬去，B不斷撲空)

(以上動作與以下敘述一同進行)

C：我們出了森林，就下起了大雨，煩死人的大雨。

B：閃電不停往三人劈去（衝過去，被A舉起、放下），但完全沒有效果，被擋下來了。

D：專家擋下一次又一次的閃電，真是不可思議！  
C：劈啊劈啊的閃電越來越大越來越兇，像是要劈碎整遍大地。  
A：每劈一次我就擋一次，一直擋一直擋。終於，它停下了。

(B放慢動作，蓄力)  
(B的身體呈現高度張力，像是花豹隨時要奔出去)  
(A看向B，他盯著)  
(C、D兩人放慢腳步)

C、D：你看，你看，你看。  
D：閃電倏住呼吸，像是在集氣。  
C：準備來個蓄力一擊。  
B：BOMB！

(B用盡全力向C、D撲去)  
(此時C、D的動作慢到幾乎不可察覺；A與B則在同一速度——次慢的速度上)  
(A及時將B抓起，但因為A的速度變慢了，所以B的空間變多)  
(B被抬起後，用四肢打向C、D)  
(C、D倒下。B被A推下場)

C、D：(兩人大叫)啊！  
D：好痛……藥草……  
A：別動。

(A抓住C、D的手，用力一振)  
(C、D彈起)  
(A跌了一下，看起來比之前勞累許多)

A：好了。  
D：咦……謝謝您！  
C：謝謝您。  
A：走吧。小心別跑太快，否則傷口會裂開。

(三人原地踏步)

C：這感覺很奇怪，真的很奇怪，真的非常奇怪。  
D：風雨跟閃電都停止了。我說不上哪裡不對勁，但就是不太對勁。  
C：神靈變成了專家。很強大的力量。  
D：我很敏感。我能夠感覺到一個人的靈性大概在哪個等級。比如說高山上的老人。他們是我遇過靈性最高的智者。而那個坐在原木椅上的老人。雖然我看不見，但我能夠感受到那裡也有股靈性，聞起來有悲傷的味道。  
C：這真的很奇怪，說不上的奇怪。  
D：但是這個專家，在他身上，我找不到靈性的痕跡。只有機械運轉過熱的味道。  
C：很奇怪。

D：沒有靈性。  
A：噓。安靜一點。

(停頓)

D：您說什麼？  
A：我說安靜一點。  
C：可是我們並沒有……  
A：奇怪，靈性。

(沉默)

A：嗯。很好。走吧。  
C：等等。

(B以熊的姿態上場，往三人逼近)

D：是熊。好多的熊。  
C：這至少有十隻以上。  
A：你們找個地方躲起來。  
C：但是熊……熊我能夠幫得上忙。  
A：趕緊躲起來就是幫我最大的忙。

(B往C、D衝去，A擋下)  
(A、B兩人角力)  
(A用盡全力，疲態盡顯)  
(A被彈開)  
(C、D已躲在一旁，他們關注戰局，看得出來C非常想要幫忙)  
(A在胸上劃了一下，鮮血流下，他舔舔自己的血)  
(A、B再次角力)  
(A將B推倒，B被推倒後又衝回去，不斷重複)

D：一、二、三。  
C：四、五、六。  
D：七、八。  
C：九、十。  
D：十頭熊被打倒了。  
C：十頭熊就這樣被打倒了。

(B被拋到一旁)  
(B瞪著C，沒有人發現)  
(C、D慢慢走向A)

D：我真是不敢相信。



C：真是令人無法想像。  
D：他擋下了閃電，  
C：打倒一群熊。  
D：真是不可思議。  
C：簡直不可思議。  
A：走吧。

(A 軟腳跌了一下)  
(B 往 C 衝來，B 用左手將 D 拍倒，右手扛起 C，準備將他帶下場)  
(A 使勁最後的力氣撐起自己，往 B 身上衝去)  
(B 被撞倒，C 從他身上滑落，滾了好幾圈)  
(燈暗)

A、B、D：咚嚨、框啣、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

(靜默)  
(Spotlight 打向 C，level 慢慢推高)

C：這是……哪裡？我的肩膀膝蓋手肘屁股，沒有一個地方是沒事的。我猜是掉進了一個洞裡面，這裡很黑，但也沒那麼黑。洞穴裡很安靜，非常安靜。這兩天經歷了太多，我現在還無法反應過來。閃電、暴風雨、兇猛的熊、溫馴的熊、安靜的老人、爬行的嬰兒、悲慘的宿命、胖死的鳥、令人捉摸不透的專家、還有一堆堆住在我眼睛裡面的死人……假死的人。他們一直在我的眼睛深處，我無法觸摸或是改變，他們就是一一直在那裡，很深很深的地方。我改變不了，也可能是其實我不想去改變。我，我看著那些住在我眼裡的死人，心裡有種說不上的快感，不太道德的快感，覺得解脫的那種快感。這是不能被說出的，對嗎？因為這是我的宿命，因為這就是我的宿命。拯救整個村落？我很樂意，是嗎？我應該要很樂意嗎？我不知道。因為我不知道這一切會不會更好。也許我們該結束了，也許這一切都該結束了。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目前還不知道。

(A 扛著 D 進到光區，光區慢慢擴大)  
(A 將 D 放下)  
(以下，只剩言語上的交鋒與最少的動作)

A：還好嗎？  
C：還好。  
A：她昏過去了。  
C：傷的嚴重嗎？  
A：沒有大礙。  
C：你呢？

(停頓)

A：我？  
C：你的傷還好嗎？

(停頓)

A：我沒有受傷。  
C：你剛剛跌了一下。  
A：路上太滑。  
C：你胸前的傷呢？  
A：那是規矩。  
C：交換原則，是嘛？  
A：嗯。

(沉默)

C：謝謝你。  
A：不客氣。  
C：你真的沒事？有需要的話我可以幫你……

(A 揉了揉 C 的肩膀)

C：啊！  
A：你傷口惡化了。  
C：嗯。

(停頓)

(A 放手)

A：需要幫忙？

(停頓)

(A 又將手放在 C 的肩膀上，用力一捏)

C：(比之前大聲) 啊！  
A：噓。好了。  
C：謝謝你。  
A：不客氣。

(沉默)

C：越來越晚了。  
A：嗯，我去找點生火的木材吧。  
C：我們不趕路嗎？  
A：村落離這裡不遠，明天早點出發就好。  
C：可是……  
A：你需要休息。

(A 作勢要再揉 C 的肩膀)

C：好。

(A 收回手)

(A、C 拿起旁邊的木材，聚集在一起)

(C 試圖生火，看起來有些困難)

A：放著就好。

C：我可以把它生起來。

A：放著就好。

C：我可以的。

A：放著。

C：我真的可以，你去……

(A 用力拍地板，火堆瞬間亮起)

A：好了。

C：……謝謝。

A：不客氣。

(沉默)

C：你的手指，是剛剛的事嗎？

A：啊？

C：你的中指。

A：(舉起右手中指)哦？這個啊。

C：那一截是被熊咬掉的嗎？

A：不，這是小時候的事。

C：小時候？

A：(突然嚴肅)你沒有小時候嗎？

(停頓)

C：我不是這個意思。

A：只是個開玩笑，哈哈。

C：哈哈，哈哈。

A：哈哈！哈哈！

C：哈哈！

A：哈哈哈哈哈！

C：哈哈哈哈哈！

A：哈哈哈哈哈！

C：哈哈哈哈哈！

(停頓)

A：我的手指很好笑？

C：……我不是那個意思。

(停頓)

A：哈哈！又騙到你了。那是在我小時候……

C：抱歉。

(D慢慢坐起身，看向A，沒有人發現她)

(燈光漸轉)

A：小時候發生的事，我忘記是多小的事了，可能是兩三歲也可能是五六歲或是七八歲，我忘了，反正也不是很重要，哈。事情發生在一座山裡，某次家庭出遊，三個人，爸爸媽媽還有我。我一個人抽著菸在溪邊休息，溪水冰冰涼涼的，我伸出我的右手去抓水中的魚，魚咬住我的手指。哦！我不是跟父母去的。我有父母嗎？總之，那時我嘴裡含著一根棒棒糖。我說明一下，不是魚咬掉我的手指，不是不是，牠太小了，雖然那時我也不大。我媽媽前一天才送我成年禮物而已。我記得是一頂白色的帽子……總之，那小魚咬住了我的手指，我覺得癢癢的很有趣。我把牠抓起來，吃掉，一口吞下。配著我口中的香腸。然後我又把手放回水裡，等待下一隻小魚。下一隻魚來了，一樣小小的，牠一樣咬住我的手指，我一樣把牠吃掉，配著巧克力棒。小手又放回水裡，又一隻小魚咬住，又一次舉起吃掉。好長一段時間，我就專注在這幾個動作之中，放下、被咬、吃掉，放下、被咬、吃掉，一直重複。哦，這時我的手指這時候還很健康，只是有點皺皺的，因為泡在水裡太久了。滿嘴的魚腥味，但我還是很想吃小魚。爸爸叫我不再玩了，但我沒有理他。在我自己的狀態裡，很純粹的狀態裡。所以就算我小小的手已經很皺了。但我還是繼續這個循環，抽著菸繼續，整個山裡只有我一個人，一個可能只有兩歲或是七歲的小孩。最後一隻小魚來了。整條溪的小魚都被我吃完了。牠咬住我的手，我很難過，因為我知道這是最後一隻了，所以我就放著讓牠咬。突然，牠浮上水面，盯著我，很兇很兇地盯著我，眼睛就快要爆出來了，牠好用力地盯著。我的肚子一陣抽痛，感覺有東西在裡面翻攪，我開始有點害怕，我盯著那隻小魚，我看見牠的嘴巴在動，好像在說話或是唸咒語，我不知道。那股在我體內翻攪的力量漸漸擴散，不，是迅速填滿。牠們填滿了我的全身上下，我可以非常明確地感覺到。像是，像是牠們隨時就要從你的手指、腳趾、頭頂、屁眼裡面衝出來。瞪大眼睛的魚不見了，牠潛回水裡。我也跟著掉進了水裡，那股力量把我拉進水裡，它們帶著我游了好長一段距離。終於，我們到了，牠們將我拋在岸上，然後從我的身體裡噴出來，對，噴出來，一隻一隻地噴出來，然後用牠們小小的嘴，叨著那些被我咬碎的身體碎片，鱗啊頭啊尾巴啊，就從我的手指腳趾頭頂跟屁眼裡噴出來。聽起來是不是很恐怖？牠們從我的身體出來之後，跳回了河裡，你無法想像那個畫面有多麼和諧，雖然我當下很痛，但我還是為了那樣的和諧美而覺得感動，甚至流下了眼淚。血液從我的破孔裡面流出，屁眼頭頂手指和腳趾，通通都他媽的在流血，大量的流血，像是流不完那樣。而我就躺在岸邊，看著我的血，流向河裡。

(B身著全白衣服出現(可以參照太空人或是某些極度前衛的裝扮))

A：鮮紅的河面浮出了一個男人，他穿的衣服我沒有見過，全身是白色的。可是他的帽子！好熟悉，那是，那是爸爸送我的白色帽子。他左右手各拿著一樣東西。

B：小朋友，腳趾還是手指？

A：我當下嚇死了，根本沒有辦法反應。

B：小朋友，腳趾還是手指？

A：腳趾還是手指，這是什麼奇怪的問題啊你說是吧？

B：小朋友。

A：我看著他，他的眼睛越瞪越大。

B：腳趾。

A：白色的衣服出現了紅色的斑點。

B：還是。

A：那是血。鮮血把白色的衣服染紅。

B：手！

A：好紅好紅。

B：指！

A：我不知道！

B：腳趾還是手指。

A：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B：手指還是腳趾。

A：我該怎麼選？

B：快選。

A：可是我……

B：快選快選快選快選快選快選快選！

（B移動到A的後面，將A的脖子掐住）

A：他的五官開始融化，他的鼻子塌掉了，他的眼睛消失，臉頰也凹陷進去了，白色的帽子包覆了他整張的臉。

B：選選選選選快快快選快選快選！

A：我很害怕，非常害怕。

B：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B放掉掐住A的手）

（B迅速地後滾翻往舞台的暗處）

A：然後，他消失了。

（停頓）

A：整個人融到河流裡面。而我，我到了最後還是沒有選。水面上浮出了一個東西，紅色的。是手指！

（B用手指帶動身體前進，回到A身邊）

( B 的手指往 A 的嘴巴靠近 )

A : 手指往我這裡游過來，它爬到岸上，像毛毛蟲那樣往我這裡爬過來，而我只是看著，我只能看著，我不能動。手指爬進了我的嘴巴，它把我的嘴巴關起來，然後它說話，對，它跟我說話。它說。

( B 把手指放進 A 的嘴巴，然後把 A 的嘴巴捂上 )

B : 吃掉我，吃掉我，吃掉我。

( A 的嘴巴噴出鮮血 )

( B 將手指拔出，退回暗處 )

( A 盯著 C 看，C 感到非常不安 )

A : 於是我把它吃掉了。它穿過喉嚨，進到了我的胃，就這樣被吃掉了。

( 停頓 )

A : 吃掉它之後，我的那些破洞們復原了，哈，哈哈。我的屁眼、頭頂、腳趾、手……

( 停頓 )

A : 指？

( A 持續盯著 C )

( A 慢慢向 C 靠近 )

A : 我的手指呢？我禽他媽的手指呢？嗯？

C : 我不知道……

A : 禽他媽的是你藏起來了吧？藏在哪啊？

C : 我……

A : 把手伸出來。把，手，伸，出，來。快。

C : 好！

( C 不知所措 )

( A 將 C 的手指含入嘴巴 )

( A 用很詭異的眼神看著 C，C 不敢動作 )

( 十秒過後，A 把 C 的手指吐出，A 坐回原位，盯著 C )

A : 噹啣！哈哈，這就是我的故事。

( 靜默 )

A : 我很想念我的手指，你的手指很像我的。你介意嗎？

(靜默)

A：我是說，把手指給我，介意嗎？

(D一直在旁邊看著，她說不出話)

(A往C靠過去，很近很近，A盯著C的手指)

A：嗯？

C：……如果您堅持的話……

A：當然。

C：……好……

A：謝謝你。

(A將C的手指凹斷)

(A將手指裝到自己的手上，用嘴巴用力的親它，吸吮它)

(C看著手指，不覺得疼痛，他愣住)

A：哦，這是一隻非常有力的中指，我好喜歡，我真的好喜歡。

C：……嗯……

(C摸摸自己的手)

A：我最最親愛的中指啊！

C：……我先去休息……

A：等等，再等一下。過來。

(C過去)

C：嗯？

A：你是一個乖男孩，一個有趣的男孩，我感激你為我做的一切，我會回報給你。那些曾經嘲笑你的人，都會後悔。因為我會將我的能力傳給你，之後，你將會統治你的村落，你的家園，就在我的應許之下。

C：……好的，謝謝您……

A：現在，去睡吧。

(C失魂落魄地躺在一旁)

(D過去關心他)

(D被A叫住)

A：妳醒了啊？

D：哦，是的。

A：覺得還好嗎？

D：很好，托您的福。

A：沒事就好，沒事就好。  
D：謝謝您。（對C）你還好……  
A：他跑了一整天，已經很累了，讓他睡吧。  
D：好……那我也先去……  
A：過來。  
D：啊？  
A：旁邊，到我旁邊來。

（D到A身邊）

（以下動作配合對話進行）

（A撫摸D的右手、手臂、肩膀、頭髮、臉頰、下巴嘴巴鼻子眼睛額頭、左邊的腰、左大腿、右大腿、右邊的腰、小腹、胸部，然後一路往下，一直到尻。最後，用手指跟舌頭愛撫它）

A：（開始摸手）沒事，只是想看看妳。  
D：呃……我……  
A：身為巫師的女兒很辛苦吧？  
D：嗯。  
A：整個村落的延續與否，就在你們手上呢。  
D：是。  
A：而今天他們都死了，只剩下妳可以拯救他們。  
D：還有他……  
A：他做得夠多了。一個英勇的獵人，這個稱呼很適合他。  
D：（試圖縮手）那很好……  
A：（拉回來）那妳呢？  
D：我？  
A：凡事都要按照規矩。  
D：嗯。  
A：妳多說一點，我喜歡妳的聲音。  
D：呃……呃……我不知道該說些什麼。  
A：說什麼都好，什麼都好。  
D：呃……我很……我……很感謝您願意幫助我們……非常……感謝這一切……呃我是……我……我希望……一切都很安好……一切都很秩序很有規律地進行雖然雖然……我不確我不確定規矩是不是總能……能能……盡如人意但是我知道必須得有這些規矩因為這樣才能夠讓一切進行下去，總得有一些犧牲或是折衷的地方……因為因為……因為這就是我們所在的一切以及必須所以我必須得要維持平衡以及……以及……呃……某些貢獻……某些某些……某些得被感謝的人應該要感謝我非常感謝您為我們所做的一切，一切如此美好……美好美……好……（慢慢摸到較為敏感的部位）呃呃……啊……咿……呃我呃我……呃呃……啊啊啊……啊啊……啊啊……哦呃啊咿咿哦呃啊……呃哦哦哦哦哦呃呃我我……我……我……我……我快……快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燈暗）

（C、D發出嬰兒哭聲）



(A、B發出噓聲)  
(燈亮，氛圍與前面截然不同)  
(C、D像嬰兒般在地上爬行、哭鬧)  
(A、B制止C、D)

A：閉嘴。  
B：安靜。

(停頓，哭聲再起)

A：閉嘴！  
B：安靜！

(停頓，哭聲再起)  
(A、B打C、D屁股)

A：幹幹幹幹幹閉上嘴巴閉嘴閉嘴閉嘴。  
B：你再怎麼哭也沒有用沒有用沒有用。

(停頓，C、D哭得更大聲)  
(A、B抓起C、D的頭，非常兇惡地盯著)  
(C、D從哭鬧漸轉為漠然，沉默地看著A、B)  
(C、D拍了拍A、B的肩膀)  
(輕輕地再拍了幾次，溫柔地像是在安慰A、B)  
(C、D站起)  
(A、B定在原位不動)

C：那天晚上之後，整個世界就停止了。  
D：我們一直都沒有醒來，高潮之後就沒有醒來。  
C：真的，我是說真的。月亮他回家睡覺了，而太陽也沒來上工。  
D：真的，我是說真的。停止了，風停止了，水停止了。  
C：火也是一樣，一切都停止了下來。  
A：而這他媽不是暫時的，這不是夢。  
B：這不是夢，不是現實也不是夢。  
C：我還來不及交代我的身世，神似乎不打算給我機會說完這個故事。  
D：談談我的母親，談談繁瑣的儀式，談談我。  
A：現在不說嗎？你可以說說你的夢啊，快。  
C：我不想說。  
D：我也不想說。  
A：說。  
B：啄食的鳥要死了，旁觀的鳥要活了。  
C：為什麼要說？  
B：因為世界停止了。  
A：只要繼續說話，時間就會繼續。

D：是嗎？  
B：停頓的世界意味著非此非彼。  
A：沒錯，所以快說。  
B：不是夢境，也不是現實。  
C：好吧那就來聊聊我的夢。  
D：嗯，聊聊我的夢。

(A、B看向C)

(D變回嬰兒在地上爬行)

C：竹籃裡的男孩，被一團白布包著，在河流上漂啊漂啊。竹籃逆流而上，往源頭去，往生命的源頭去。  
B：旁觀的鳥。  
A：說快一點。  
C：好，在竹籃裡的男孩是我，在抵達源頭之前，被攔截了，被我的養父攔截了。  
A：說快一點。  
B：啄食的鳥。  
C：好。養父花了半生保衛村落，他沒有時間組織家庭，雖然有人說沒時間是藉口，我也不清楚，總之。  
A：再快一點。  
C：我被收養，人們都說我是神賜給父親的。所以我不是他的兒子，不只是。  
A：快。

(B在一旁喃喃自語，身體變得極為詭異，像舞蹈)

(以下，斜線(／)代表A對C、D的催促)

(C看著在地上爬行的D)

(C把D當作是幼時的自己，而自己是養父)

(C抱著D)

D：我想回家。  
C：之後你會繼承我的使命，保衛這個村落／你將會是這個村落裡最英勇的戰士。  
D：我好想回家／  
C：最好的戰士往往也是最好的舞者，你得學會這些歌這些／  
D：我只是想要回家。

(C、D跳舞，唱著開場的吟唱，其中一方說話時另外一方就唱歌)

(B跟著唱，身體一樣很詭異)

(A急躁地走來走去，他一直拍著手，一切漸變急促)

D：女兒，巫師是神的代言人，這是恩賜，也是詛咒／因為我們注定與這個世界不一樣，我們是人，也不是人，不是人，也是人，沒有我，也有我，有我，也沒有我／妳的誕生意味著我的死亡，重生總是伴隨著死亡而來，況且神也不需要兩個代言人／妳將會變成我，而我也會一直陪伴妳，如同我的母親、我的祖母那樣陪伴著我／一直活著。從妳站上祭壇的那一天開始，妳將會老去五百歲、六百歲、一千歲／因為我們都在妳的身體裡，就

在那裡，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妳就是妳，妳只是妳／

C：兒子，我就在這裡等著你，每當你唱起歌，就會發現其實並不遠／我觸手可及，也不可及／你得走上很長一段路才會遇見我，真正的遇見我／我一直都在這，一直都在，但你得繼續走繼續走／停下來就見不到我，不要回頭，因為後頭沒有家／繼續往前，一直往前，如果你找不到／我就在這裡，你觸手可及的地方，好好地唱歌／好好地走，於是你就會碰見我／往山上走／往河裡走／一直走到你的肉體消失／

D：於是我／將成為／某人／之子／

C：於是／我／將／成／為／某／人／之／子／

（拍手速度到了極致）

（C、D停止舞蹈與歌唱，兩人緊緊相擁）

（B攀附在A的身上）

A：不要停，月亮還在睡，太陽也還在睡，我們得繼續。快，快，快。

C、D：可是我說完了。

A：快快快！

C：我沒有話可以說了，我的夢就只有這樣。

D：我的夢就只有這樣，我沒有話可以說了。

A：快快快！

（以下四句不斷重複）

C：我……

A：快！

D：我……

A：快！

（燈漸暗；B的燈區漸亮）

（拍手聲消失）

（稻穀緩緩掉落）

（機械聲、吟唱聲與鳥叫聲漸入）

（B不特意看向觀眾席）

B：結束了，嗎？沒有人知道如果太陽依舊升起，如果時間繼續運轉，最後的結尾會怎麼樣。專家會將村落的人復活嗎？還是兩個老人會再次乘著巨木來到村落，與專家大戰一場呢？如果打了起來，誰會獲勝，如何獲勝？老人要我們去北方找的人到底在哪裡？真的是要去北方找嗎？真的有人嗎？不知道，而這不是一場夢，所以不會醒來，不會醒來，就沒有結果。我們好像只能繼續這樣睡下去，在睡不著與醒不來之間，繼續下去。

（巨物掉落的聲音）

（機械聲與吟唱聲至最大後，漸出）

（全場只剩下鳥叫聲，越來越大）

（燈漸暗）

（觀眾可以看見C、D已融為一體）

(燈全暗)

(鳥叫聲突然收掉)

(劇終)